

# 西宁方言的介词类型\*

王双成

提要 介词在汉语中广泛使用,不同的方言介词的数量、类型等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介词的使用上,西宁方言有前置词和后置词,而且后置介词较为活跃,后置词的使用特点是和西宁方言语序类型的变异相和谐的,也和 SOV 语言的接触密切相关。

关键词 西宁方言 前置词 后置词 语言接触

从现代汉语的介词类型看,汉语是一种前置词、后置词并存的语言,而现代汉语不同的方言则在前、后置词的表现类型上有不同的特点,有的方言前置词发达,比如大部分北方方言,有的则是后置词比较发达的方言,像吴方言。西宁方言(指西宁片方言)也属于一种既有前置词又有后置词且后置词较为活跃的方言。

西宁片方言内部句法上的一致性较高,但也存在一些差异,主要体现在语序和与语序密切相关的介词的使用类型上。

## 1. 西宁方言的语序类型

介词的使用和句法表现,一般和小句的语序类型密切相关。根据 Greenberg(陆译本,1984)的语言共性:优势语序为 VSO 的语言,总是使用前置词;采取 SOV 为常规语序的语言,在远远超过随机频率的多数情况下,使用后置词。在 Dryer 的以 V 和 O 的语序为核心参项的类型学模型中,PP(介词短语)的位置是与 V 和 O 的位置最相关的语序,VO 语言的介词短语几乎都在动词后,OV 语言的介词短语几乎都在动词前(转引自刘丹青 2004: 305)。鉴于这种关系,在讨论介词之前,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西宁方言的语序类型,即主语(Subject)、动词(Verb)和宾语(Object)的语序。

首先,西宁方言静态的动宾结构以 VO 为语序。所谓静态,就是动词不带体标记,名词不带指称成分(刘丹青 2004: 184)。

- (1) 俺他天天喝酒,打麻将,啥活呀不做啊他天天喝酒打麻将,啥活都不干。
- (2) 我们几个今儿下午打篮球去俩我们几个今天下午去打篮球。

静态的动宾结构还表现在短语类型,西宁方言中 VO 短语的语序非常稳定,一些在小句中通常以 OV 语序出现的短语在短语层面仍然是 VO 语序,比如“买东西”、“洗衣服”、“打发丫头出嫁姑娘”在短语层面,我们还没有发现西宁方言是 OV 结构的,短语是不易受到语用影响

\*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教育部规划课题(项目编号:09XJA740005)、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S30402)的资助。陆丙甫教授、刘辉博士以及匿名审稿专家为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感谢,不当之处,概由作者负责。本文的部分内容在第五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报告(2010年11月上海)。

的单位,所以说西宁方言的底层结构是 VO 型的。青海境内即使是最具有 SOV 特征的同仁、循化方言(接近临夏方言) SVO 语序仍占了不小的比例,如:

(3) 同仁:我的丫头拿过奖的一个是刺绣,一个是剪纸<sup>①</sup>。

循化:庄廓的四个隔子角落上放四个白石头。

通过观察发现,西宁方言的语序已经离 SVO 越来越远,出现了 OV 结构的萌芽,特别是“哈”、“俩”等格标记的出现,使得西宁方言更向 SOV 语序迈进了一步,因为从类型学看,一种语言是否具备宾格标记是能否成为真正的 SOV 语序的关键因素<sup>②</sup>。

## 2. 西宁方言的介词类型

西宁方言的介词可以分为前置词、后置词和框式介词三种。

### 2.1 西宁方言的前置词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西宁方言的前置词重视不够,这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西宁方言中只有后置词,没有前置词。事实上西宁方言使用不少前置词,只是这些前置词相比后置词不是很活跃。

西宁方言的前置词主要有“往、朝”、“顺”、“把”,“叫”、“趁”、“比”、“按”、“给”、“凭”、“为、为了”、“带”等,如:

(4) 直直哎往前走,十字路口到了往右拐往前直走,到十字路口后往右拐。

(5) 屁谎顺尻子屁股淌着口中都是谎话。

(6) 你把窗子开下个你把窗子打开。

(7) 前日傢们他们的一个犏牛哈叫人偷掉了他家的一头犏牛前天被人偷走了。

(8) 趁热儿喝上,冰掉呵肚子疼俩趁热喝,凉了肚子会不舒服。

(9) 我比傢他大着三岁我比他大三岁。

(10) 按道理哈/啊不成的个没有啊按理应该是没问题的。

(11) 我为了你着省吃俭用,你还不学好呵阿门的话我为你省吃俭用,你怎么还不学好呢?

(12) 你凭啥我哈/啊不去给你凭什么不让我去?

(13) 家里到了给阿姐打个电话说姐姐让你到家后给她打电话。

(14) 你来的时候我正带那扎傢们俩喧着你来的时候我正在那儿跟他们聊呢。

作为汉语方言,西宁方言的前置词基本上和普通话以及其他汉语方言的前置词一致,只是“把”、“给”等有些比较特殊的用法。

西宁方言的“把”字句主要表示处置、致使,但还有一种“把”字句,不表示处置、致使,通常只做一般的陈述或祈使,如:

(15) 你把你吃你吃你的。

(16) 你把你睡去你去睡你的。

(17) 他把他走去给让他走他的。

西宁方言中很多情况下表示被动时可以采用四种不同的句式:1)“把……”字句;2)“叫……”字句;3)“……哈……”字句;4)“……哈叫……”句。1)、2)和普通话的被动句基本一致,3)是一种使用后置词来表示被动的句式,4)是西宁方言特有的一种被动句式,即后置词“哈”和前置词“叫”连用的被动句,这四种句式一般都可以互换,只是西宁方言内部还有城区和乡镇的不同,二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城区很少用后置词“哈”而普遍使用“把”字句(青海乐都、民和等地方言也有这一特点),周边乡镇则是二者都用,并可以灵活变换。

“给”在甘青地区的方言中是个非常活跃的前置词,也可以加在动词之后。王森、王毅

(2003) 曾就甘宁青新方言的“V + 给”句做了详细的讨论,除了王森等所讨论的句式以外,“给”在西宁方言中还有一种置于句末表示“反义祈使”的特殊用法,如:

- (18) a. 书撂掉把书扔了!                      b. 书撂掉给别把书弄丢!

(18a) 是普通的祈使,(18b) 句末用“给”后首先理解为“别……”和 a 句的祈使义正好相反,我们暂且称为“反义祈使”。这种句式和甘青地区普遍使用的句末加“给”后表示“要求第三方(对方)为对方(第三方)做某事”的相关句式不无关系,如(19b):

- (19) a. 鞋脱掉把鞋脱了!                      b. 鞋脱掉给(帮某人)把鞋脱了!

## 2.2 西宁方言的后置介词

除了前置介词以外,西宁方言还使用一些后置介词,某种程度上说,西宁方言可以算是后置词比较发达的方言。这里所谓的“发达”并不是说西宁方言有很多后置介词,而是在日常的习惯表达中多使用后置词;换句话说,普通话用前置介词表达的句子西宁方言更习惯于采用后置介词表达,一些句子既可以用前置词也可以用后置词时西宁方言更趋向于后置词而使用的前置词的数量可能并不是很多。所以“发达”是针对表达习惯而言,并不是针对词的数量而言,因为在西宁方言中有些后置介词可以身兼数职,在不同的语境中表达不同的语法意义。

### 2.2.1 哈/啊

“哈”在西宁方言、临夏等方言中是一个很有特色的词,西宁及周边方言中“哈”主要标记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还可以在差比句中标记比较基准。从语序特征看,“哈”总是放在宾语和比较基准之后,构成 SOV 句式;如果语序为 SVO,则不能用“哈”标记,这在前文已做讨论。

西宁方言的“哈”一般和“啊”可以替换,不影响语义。江蓝生(1998)利用文献、方言材料,详细考证了元代汉语的后置词“行”和“合”的来源,指出“行”是“上”的变音,“合”是“下”的变音,“下”在山西等方言中白读音为 [xa] (或 [xaʔ]),这是比较可信的,西宁方言中“下”和“哈”语音形式相同,“啊”应该是“哈”的语音弱化形式。如:

- (20) 书哈/啊我的同学借掉了书被我的同学借走了。  
(21) 山上的羊哈/啊狼咬死了一个山上的羊被狼咬死了一只。  
(22) 今儿上午语文老师我哈/啊美美儿骂给了一顿今天上午语文老师狠狠地骂了我一顿。  
(23) 儿子大大哈/啊打给了一顿儿子打了爸爸一顿。

西宁方言的“哈”在给予类双及物结构中通常作为间接宾语的标记,如:

- (24) 我你哈/啊钱儿给我给你钱。  
(25) 你的手机我哈/啊给一刮一下,我傢哈/啊打给个电话你的手机给我一下,我给他打个电话。  
(26) 你牛哈/啊添给点草去你去给牛添一点草。

刘丹青(会议交流)指出西宁方言的 SOV 是真正的 SOV,吴语虽然也有类似于 SOV 的语序特点,其实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SOV,这是因为吴语尽管很多名词可以作为次话题提前到动词之前,但生命度较高的代词很难提前,主要因为代词提前后和前面的主语容易混淆,除非提前的宾语带有标记。西宁方言中代词之所以能前置到动词前而不至于和主语混淆,就是因为带有宾格标记。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西宁方言中生命度较高的宾语提前到动词之前时,标记“哈”是必须的,甚至生命度较低的宾语前置“哈”也无法省略。西宁方言的“哈”实际上已经有了宾格标记的性质但还不是典型的宾格标记,因为这个“哈”更倾向于标记受事性较强的论元。

“哈”在西宁方言的差比句中可以作为比较基准的标记:

- (27) 小王小张哈大着三岁小王比小张大三岁。

(28) 哥哥哈看呵还是兄弟歹弟弟比哥哥能干。

有关这些句式的详细讨论,请参看王双成(2009b,2011)。

### 2.2.2 俩

“俩”在西宁方言中也是个比较活跃的词,主要附着在名词、代词之后,引出对象、工具等。

A. 表示凭借的工具。西宁方言表示动作行为凭借的工具时不用“用、使用”等介词,而是在名词之后使用“俩”来表示这一意义。如:

(29) 我铅笔俩写作业着我用铅笔写作业。

(30) 傢手指头俩往外抻给了半天呐他用手指往外抻了好长时间。

(31) 手上的那个水泡哈针俩款款轻轻儿挑烂把手上的水泡用针轻轻挑破。

(32) 我们干脆铁锹俩挖吧我们干脆用铁锹挖吧?

B. 引出对象,相当于普通话的“和、跟、同”等。如:

(33) 我再你俩没说头我们法庭上见我和你没什么说的,我们法庭上见。

(34) 阿妈,你今儿阿大俩来了吗妈妈,你今天是跟爸爸来的吗?

### 2.2.3 块[tɕia]、吵[sa]

“块”和“吵”相当于普通话的“从”,主要表示处所。在西宁方言中用法、功能一致,一般可以互换。

A. 引进处所名词,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起点,可以是地名。如:

(35) 我出差去着前日北京块/吵刚回来啊我去出差前天刚从北京回来。

(36) 下头块/吵往上一层儿一层儿地擦从下往上一层一层地垒。

(37) 王县长省上块要上了五十万扶贫款王县长从省上要了五十万扶贫款。

西宁方言的“块”可以用在很多方所类名词之后,使用范围较广。

B. 引进动作行为发生的时间。如:

(38) 我前年块再学里没去我从前年没去上学。

(39) 张师傅65了,傢99年块退下休着张师傅65了,他99年就退休了。

(40) 今年我们初八块上班着今年我们从初八开始上班。

C. 引进处所名词或方位短语,表示动作经过的场所、路线。如:

(41) 你前头块去我后头块走你从前面走,我从后面走。

(42) 廊檐水水洞里块淌啊出了廊檐水从水洞流出去了。

(43) 汤水锅里块溢啊出来了汤水从锅里溢出来了。

### 2.2.4 般的

(44) 那个人跑着快啊,箭般的。

(45) 热死了,身上的汗水般的。

(46) 小张奸着飞俩,猴儿般的小张特别狡猾,猴子一样。

西宁方言的“般的”和普通话的“……似的”一样<sup>③</sup>不能单用,只能附着在名词之后。西宁方言中也使用“一样”,但“一样”可以单用,如(44)可以是“那个人跑着快啊,箭俩一样”,“一样”还兼实词用法。和“一样”比,西宁方言的“般的”语法化程度更高,是个典型的后置词。

### 2.2.5 啞啦

“啞啦”是西宁方言中比较特殊的后置词,相当于普通话“与其……不如……”如:

(47) 你他哈骂啞啦不打着你骂他还不如打他。

(48) 我们北京去啞啦上海不走着我们去北京还不如去上海。

(49) 喝闲酒嗒啦家里子活哈不做给个去着闲喝酒还不如回家干干活。

另外,“嗒啦”也可以表示时间,相当于普通话的“……的时候”,如“你来嗒啦我你哈接来你来的时候我去接你”,不过这种用法相对较少。

### 2.2.6 呵/的话

西宁方言中普遍用后置词“呵”、“的话”来表假设,两者通常可以互换,动词前也可以加“要是”,但“要是”可有可无,“呵”、“的话”则不能省略,如:

(50) 你明儿<要是>来呵/的话,我你哈等着你如果明天来,我等你。

(51) 丫头<要是>大学个考上呵/的话,再说头啥有俩姑娘要是能考上大学,那还有什么说的。

(52) 你家里去呵/的话,我你哈钥匙给你如果回家,我给你钥匙。

西宁方言中表假设时“呵”的使用频率比“的话”更高、更普遍,“的话”根据江蓝生(2004)的研究,是“说 NP/VP 的话”短语话题化的产物。

西宁方言中“呵”还可以同“闯”连用表示“可能”等猜测义,尽管不能算是后置词,但这种用法是值得关注的,如:

(53) 傢们明儿来呵闯他们可能明天来。

(54) 那个人你哈哄掉了呵闯那个人可能骗了你。

(55) 我们先走脱,路上把那两个碰上呵闯我们先走,路上可能会碰上那两个。

### 2.2.7 上、里

西宁方言方所词很少用前置词,根据我们的调查,西宁城区及部分周边方言一般只用“带”相当于普通话的“在”,这个“带”在其他方言中出现频率很低,但方所类后置词却很发达,而且是不能省略的。如:

(56) 傢们门口里喧着(??傢们门口喧着)他们在门口聊天。

(57) 我们后日学校里去俩(\*我们后日学校去俩)我们后天去学校。

(58) 你墙根里块拿来个石头你从墙根拿块石头过来(\*你墙根块拿来个石头④)。

(59) 我今儿单位上有点事情俩(??我今儿单位有点事情俩)我今天在单位有点事情。

(60) 我夜来文化馆里看节目着我昨天在文化馆看节目。

以上例句在普通话及大部分汉语方言中(除吴语等)使用前置词,后置词可加可不加,像(56)、(60)等句都是不能加后置词,(59)句尽管勉强可以加,但加了后置词会不是很自然。西宁方言中后置词“里、上”是绝对不能省略的,即使是用前置词“带”的时候,也只能构成“带……里”、“带……上”的框式结构,类似的很多,比较“/”前为普通话,后为西宁方言):在单位(里)/单位上、在教室(里)/教室里、在操场(上)/操场上、在饭馆(里)/饭馆里、在公园(里)/公园里、在门口/门口里,等等。西宁方言中有时甚至非处所名词后也要加上“里”更为自然,如:

(61) 岁数里去了,啥呀做不动了上了岁数,什么都干不动了。

也可以说:

(62) 岁数大了……

但如果句子谓语为动词,名词“岁数”后的“里”不可删除。

西宁方言的后置词“上”读音有时候会弱化为[a]([我们用汉字“啊”表示,如桌子上/桌子啊、地上/地啊),在语法化过程中,语音的弱化或变读显得非常重要,正因为先是语音上的这种弱化,使得作为虚词的后置词和作为实词的方位词分化,各司其职。西宁方言后置词“上”的这种语法化还没有完成,正在变化当中,因为“上”可以变读为“啊”但语音还不固定,二者没

有完全分化。

除了前置词、后置词以外,西宁方言中还有如“带……里”、“带……俩”等框式介词,“带……里”相当于普通话的“在……里”,“带……俩”相当于普通话“和……”,如:

- (63) 代表们带学校里参观着啊代表们在学校参观呢!
- (64) 鸡儿带院子里吃食着鸡在院子里吃食呢。
- (65) 小张小明早儿带小李儿俩上海学习去俩小张小明和小李去上海学习。

有时候前置词“把”和“哈”可以共现构成“把……哈”的框式结构,如:

- (66) 把你哈说不成的个啥呀还不能说你了!

近年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一些受过较高教育、受普通话影响较明显的人群中还出现了“从……块”的框式结构,如“我前日从北京块刚来”这样的用法尽管使用频率很低、使用人群有限,但作为一个语言现象值得注意,这也显示了在普通话的影响下西宁方言介词类型出现的变化。

### 3. 西宁方言介词的跨语言比较

西宁方言的绝大多数前置词是汉语的继承没有疑问,“里”、“上”、“般的”、“的话”等后置词也来自汉语。西宁方言的一些后置词从用法、语音等分析,应该借自当地的民族语;还有一些后置词的词源为汉语,但其用法受了SOV语言的影响。

席元麟(1989)指出西宁方言的方所类后置词“吵”借自土族语,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土族语有离比格形式,主要表示动作的起落点、原因或性质特征的对比,附加成分为-sa。例如(照那斯图,1981:20、65):

- (67) vanɕza aade badzar-sa redz(ə) a  
王家 爷爷 城 来 是 王爷爷是从城里来的
- (68) budasge taraanaa xaran-sa gadɔja  
我们 庄稼 十(补语) 割 我们从十日起割庄稼

尽管藏语也是比较典型的SOV语言,但藏语从格使用的后置词为nas和las,如:

- (69) ŋa lha sa nas joŋ  
我 拉萨 后置词 来 我从拉萨来

藏语还有位格,书面语和口语不同,书面语有su、te、du、ra、ru、la、na七个后置词根据前一音节的韵尾添加,如defi skabs su(那时候)、slob k<sup>h</sup>aŋ naŋ du(在教室里)、nam mk<sup>h</sup>afi ru(天空中)。口语中一般是直接借用前一音节的韵尾加元音a构成后置词,如slob k<sup>h</sup>aŋ naŋ ŋa(在教室里)、lam ma(在路上)、等等。

所以从语音形式看,西宁方言的“吵”应该直接借自土族语的离比格形式-sa,或者是部分讲阿尔泰语的民族融入当地汉族后底层的残留,因为遗传学的研究表明,西宁的汉族和蒙古语族的民族(如土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赵桐茂等,1991)⑤。

西宁方言的后置词“块”(读音为[tɕia])和宁波话中发现的“汉语中罕见的能用地名后的方所类后置词‘块’[ka? ]”(刘丹青,2001a)的用法是惊人的相似,如:

- (70) 宁波: a. 尔到上海好搭南京块走从南京走,也好搭杭州块走从杭州走。
- b. 火车搭北京方向块开去噢火车朝北京方向开过去。

“搭”在宁波话中是个多义前置词,表示‘对、跟、替、给’等,‘搭……块’合起来组成框式介词才能表示途径或方向。‘块’也是个完全虚化的后置词,其用地名后的功能更是北京方位词所不具备的。”(刘丹青,2001a)西宁方言中,“块”很少和前置词搭配使用,一般单独用在

地名之后表示途径和方向,如“你上海去了南京垓走,要么杭州垓走你去上海从南京走,要么从杭州走”,西宁方言的“垓”来源不明,但这个能在地名后使用的后置词和宁波话的“垓”竟是如此相似,这种用法在汉语北方话中是很少见的。宁波话和西宁方言的“垓”有可能是巧合,但同源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为青海的汉族普遍有明朝时从南京迁来的说法,我们(王双成,2009a)也的确发现西宁方言和吴方言有一些语言现象很接近。

西宁方言表示工具格、并联格的后置词“俩”可能也来自土族语的-la。土族语中有造联格,主要表示动作所藉以完成的工具、材料,比较的对象或共事的协同者,附加成分为-la,如(照那斯图,1981:20-21):

- (71) sgo-la tɕabdʒə, soŋxo-la dʒiuurə  
 斧子 砍, 笔 写 用斧子砍,用笔写
- (72) tɕə munə aaqa-la xamdə ɕdʒə  
 你 我 叔叔 一起 去 你和我叔叔一起去

书面藏语工具格用gis、kjis、gjis、fiis、jis五个后置词,同样是根据前一音节的韵尾来添加,如lag gis fiɕin(用手抓)、ltɕags k<sup>h</sup>em gjis rko(用铁锹挖)。藏语安多方言口语中,一般用gi(读音为[kə]),如[hŋək kə ʂta](用眼睛看)、[x<sup>h</sup>aŋ gə li](用木头做),显然,西宁方言的“俩”在语音上更接近土族语,这个后置词在同仁、循化、临夏方言中读音就是[la],一般写作“啦”,西宁方言的“俩”( [lia] )应该是后来增生了一个介音[i]的结果,这在语音上是可以解释的。不过我们也不能排除“俩”来自前置词“连”的可能性,比较:

- (73) 北京:哥哥和弟弟一起去学校了。  
 西宁:哥哥兄弟俩一处儿学里去了哥哥带兄弟一处儿学里去了。  
 乐都:哥哥连兄弟一处儿学里去了。

乐都距离西宁约60公里,乐都方言和西宁差别较大,很多特征接近兰州方言,比起西宁方言,乐都方言使用的前置词较多而后置词较少,根据乐都话的材料,如果前置词“连”后移后在虚化过程中语音弱化,韵尾脱落变为“俩”( [lia] )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结合同仁、临夏等方言,我们更相信这个词来自土族语的后置词-la。

关于西宁方言的“啞啦”,席元麟(1989)认为来自土族语“动词所指动作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时态范畴的dular一词,相当于普通话的“……的时候”。

我们认为西宁方言的“啞啦”来自土族语等阿尔泰语的可能性比较大。“啞啦”在西宁方言中除了“……的时候”的用法外,通常还用作“与其……不如……”义,这和保安语一样。比如保安语(布和、刘照雄,1982:52):

- (74) tɕi landz.udə dʒi-tə la bəidʒiŋdə dʒi.  
 你 兰州 去 北京 去 你与其到兰州还不如去北京

保安语的后置词-tə la和西宁方言的后置词“啞啦”的语音形式很接近,用法基本一致,所以“啞啦”应该直接借自土族语的-dular;或保安语的-tə la(土族语和保安语同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所以-dular和-tə la早期应该有相同的来源)。

最后再来看看后置词“呵”。西宁方言表示假设的“呵”和元代汉语中对译蒙古语假定式副动词的“呵”用法一样,如(李崇兴等,2009:199):“若做呵,他不怕那甚么?”、“这金胸背是草金,江南来的,你索三定呵,这服地真金的,去卖多少也?”

西宁方言表示假设的“呵”显然和元代汉语的“呵”是有渊源的,关于西宁方言的“呵”,刘勋宁(1992:371)也曾做过讨论,我们不再赘述。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乐都方言中,表示假设用

后置的“还[xā]”如⑥:

(75) 你 <要是> 甭说还 ,他就不知道你如果不说,他就不会知道。

民和、循化方言中表示假设用的则是后置词“时[ʂɿ]”,如循化:

(76) 你钱儿 <要是> 宽展时 ,我哈借给点你要是有宽裕的钱,借给我一点。

民和、循化等地表示假设的后置词“时”和唐代以后由时间名词语法化而来的“时”同源(张炼强,1990;艾皓德,1991;江蓝生,2002)如:

(77) 世尊若差我去时,今日定当过丈室。(江蓝生,2002)⑦

根据艾皓德的研究,“若 X 时”格式主要用于元末明初,明末用的比较少,清代几乎不用。

乐都方言的“还[xā]”来源不清楚,我们判断还是来自“呵[xo]”。这个词我们用“还”是因为青海大部分方言中“还没来”的“还”读为[xā]。另外西宁方言的“呵”有时可以变读为[xa],[xa]很容易鼻化,因为鼻化元音“以ā、ū、ī最为常见,而这中间又以低元音ā最常见。原因在于发低元音时口腔张大,舌骨肌的一端会带动软腭使它下降,咽-鼻通道可能会出现漏缝,从而引致鼻化音”(朱晓农,2008)。

“呵”的来源比较清楚,再来看看“呵闯”。前面提到,“呵闯”严格地说不是后置词⑧,因为“呵闯”中间有时可以加入“也”,如“我后日家里去呵也闯俩我后天有可能回家”,但由于这一用法和“呵”相关,我们也做简单讨论。

西宁方言的“闯”可以和语气词“俩”连用表示猜测义,如“闯俩可能是”,但通常同“呵”一起放在句末表示“可能”等猜测义,这和土族语、藏语等SOV语言的用法很相似,如:

土族语(照那斯图,1981:59):

藏语:

(78) bulaii ulaasa taŋ  
孩子 哭 可能孩子可能要哭

(79) saŋ n̄in k<sup>h</sup>o ts<sup>h</sup>o joŋ na t<sup>h</sup>aŋ  
明天 他们 来 可能 明天他们可能来

土族语的taŋ、藏语的na t<sup>h</sup>aŋ不能独立使用,放在句末表示“可能”、“或许”等意义,这和西宁方言“呵闯”的用法如出一辙。

通过和这些语言的比较,我们认为西宁方言的一些后置词除了直接借用其他民族语以外,有些则是从汉语本来的词汇发展来的,而后置词的使用规则应该是受了这些SOV语言影响的,即这种接触和影响除了成分的借贷外,更重要的是来自结构的干扰。

吴方言是比普通话更不典型的SVO类型,有较多虚化比较彻底的后置介词,后置词在句法上的作用非常重要,像宁波话等已经出现了SOV类型的萌芽。

根据刘丹青(2001a)的研究,吴方言的方位后置词整体上比北京话方位词有更大的句法强制性,因而更具有句法性虚词的性质。在吴语中,单靠前置词、不需后置词的方所题元严格限于地名类专名。甚至在地名后也可以加半虚化的后置词,如苏州上海的老派方言表示“在山东”会说成“勒山东地方”;苏州话不说“勒学堂上课”,而一定要说“勒学堂里上课”。北京话的类似“在学校”结构吴语发音人普遍在这种场合自然地加进方位词,说成“勒学堂里”等,而“勒学堂”。西宁方言在名词后一般都要加入方位词,如:

(80) 西宁:小红带健身房里锻炼着/小红健身房里锻炼着(\*小红带健身房锻炼着)。

再如(吴方言引自刘丹青,2001a):

(81) 北京:今天我到广州去。

苏州、上海:今朝我[ ]广州去。

无锡:今阿我[ ]广州去。

台州、乐清:今日儿我[ ]广州去。



- 西宁: 今儿我[ ]广州去俩。
- (82) 北京: 冬冬刚刚从学校回来。                      绍兴: 冬冬刚刚[ ]学堂里转来。
- 上海: 冬冬刚刚[ ]学堂里向回来。                温州: 冬冬新该下儿[ ]学堂里走来。
- 苏州: 冬冬刚刚[ ]学堂里向转来。                西宁: 冬冬刚[ ]学校里块/吵来了。

刘丹青(2001a)指出以上例句的空格处也可以加进适当的前置词,但吴语区人觉得不用前置词更加自然,而西宁方言中(81)(82)句在空格处很难加进前置词,只使用后置词。

吴方言没有同SOV语言接触的条件,它是受事充当话题形成STV或TSV,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导致STV向SOV的演变,只是目前尚未成为真正的SOV。西宁方言在这方面走得要快一些,原因除了话题化导致的演变外,我们认为语言接触也是主要诱因。但不管怎样,我们从吴方言和西宁方言的这种演变中会发现语序的变异会使原来的介词类型发生变化。

#### 4. 结语

西宁方言既有前置介词、又有后置介词,仅从数量上看,前置介词的数量是最多的,但从使用习惯、使用频率看,西宁方言更习惯于使用后置词。普通话的一些前置介词在西宁方言中为后置介词,普通话的一些“框式介词”在西宁方言中往往也以后置的形式出现。所以,从表达习惯的角度出发,西宁方言可以算是后置词发达的方言,而且从语言类型的角度看,这些后置介词和西宁方言的语序类型是相和谐的,西宁方言不是典型的SVO方言,而是已出现了SOV的萌芽,使用后置词则是SOV型语言(方言)的突出特征,这也进一步反映了小句语序和介词类型两者的相关性。

#### 附 注

① 同仁、循化方言语料是从笔者调查的长篇访谈语料中截取的,根据我们的考察,这些方言中VO语序仍占有不小的比例。

② 根据Greenberg的共性41,假如一种语言的动词同时在名词性主语和名词性宾语之后,该语言几乎总是具有格的系统。Lehmann则指出SOV语言的格标记总是以后缀形式出现。Vennemann分析了SOV和格系统相关性的原因:假如SOV语言没有格标记,那么当主宾两者只出现一方,或者宾语因语用需要而话题化到句首时,听话人就无法分别主语和宾语(刘丹青2001b)。

③ 刘丹青(2004:310)将普通话表示比较和比喻的“……似的/一样”、表示起点的“起、来、以来”、表示终点的“为止”称为非名源的题元后置词。

④ 这个句子还有一种说法“你那扎块拿来个石头”,这时可以不用“里”,西宁方言的“扎”[tʂa]意思就是“这里”、“这个地方”,可能是“这儿”的合音。

⑤ 赵桐茂等调查了我国24个民族、74个群体的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Gm、Km分布。测定了9560个个体的Gm(1 2 3 5 21)因子和9611个个体的Km(1)因子,受检者居住当地至少三代,并且无与其他民族通婚史。他们根据Gm单体型频率计算了遗传距离并绘制了系统树,系统树显示:青海西宁的汉族(编号23)和包头的蒙古族(编号22)的关系最密切。

⑥ [xā]的实际音值为[xā],下文同,声调略。

⑦ 根据江蓝生的材料,元代文献中还有“时”与“呵”互文的例子:玄德公也,若你不来时,万事罢论;若来呵,便插翅也飞不过这大江去。(《黄鹤楼》一、白) | 我则道别离时易,谁承望相见呵难。(《太平乐府》卷二[水仙子·怨别离])

⑧ “闯”不知本字。

## 参考文献

- 艾皓德 1991 《近代汉语以“时”煞尾的从句》,《中国语文》第6期。
- 布和 刘照雄 1982 《保安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包萨仁 2006 《蒙古族东乡语与汉语的接触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程祥徽 1980 《青海口语语法散论》,《中国语文》第2期。
- 江蓝生 1992 《助词“似的”的语法意义及其来源》,《中国语文》第6期。
- 江蓝生 1998 《后置词“行”考辨》,《语文研究》第1期。
- 江蓝生 2002 《时间词“时”和“後”的语法化》,《中国语文》第4期。
- 江蓝生 2004 《跨层非短语结构“的话”的词汇化》,《中国语文》第5期。
- 李克郁 1987 《青海汉语中的某些阿尔泰语言成分》,《民族语文》第3期。
- 刘勋宁 1992 《青海西宁话表示假设的语气词[·xɔ]与近代白话的“呵”》,载《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
- 李炜 1993 《甘肃临夏一带方言的后置词“哈”“啦”》,《中国语文》第6期。
- 刘丹青 2001a 《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方言》第4期。
- 刘丹青 2001b 《汉语方言的语序类型比较》,载日本《现代中国语研究》创刊第2期。
- 刘丹青 2002 《汉语中的框式介词》,《当代语言学》第4期。
- 刘丹青 2004 《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商务印书馆。
- 李崇兴 祖生利 丁勇 2009 《元代汉语语法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 马树钧 1982 《临夏话的“名+哈”结构》,《中国语文》第1期。
- 马梦玲 2009 《西宁方言的“哈”、“俩”及其语序类型学特点》,《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
- 任碧生 2005 《西宁话“把”字句的多样性》,《青海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2期。
- 司提反·米勒(Stefan Müller) 2005 《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语言语法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王森 1993 《甘肃临夏方言的两种语序》,《方言》第3期。
- 王森 王毅 2003 《兰州话的“V+给”句》,《中国语文》第5期。
- 王培基 吴新华 1981 《关于青海口语语法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第1期。
- 王双成 2009a 《西宁方言与吴方言的一些语言现象之比较》,《语言科学》第5期。
- 王双成 2009b 《西宁方言的差比句》,《中国语文》第3期。
- 王双成 2011 《青海西宁方言的给予类双及物结构》,《方言》第1期。
- 王士元 2000 《语言的变异及语言的关系》,载石锋等译《语言的探索——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选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席元麟 1989 《汉语青海方言和土族语的对比》,《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
- 谢晓安 华侃 张淑敏 1996 《甘肃临夏汉语方言语法中的安多藏语现象》,《中国语文》第4期。
- 徐烈炯 刘丹青 1998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张成材 2006 《西宁及周边方言介词初探》,《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3期。
- 张炼强 1990 《试说以“时”或“的时候”煞尾的假设从句》,《中国语文》第3期。
- 照那斯图 1981 《土族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赵桐茂等 1991 《中国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的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的一个假设》,《遗传学报》18卷第2期。
- 朱晓农 2008 《说元音》,《语言科学》第5期。
- Greenberg, Joseph 著 陆丙甫 陆致极译 1984 《某些主要跟语序有关的语法共性》,《国外语言学》第2期。
- Hopper, Paul J.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Vol. 56, No. 2, 251-299.

**Key words:** tone , contourisity , typology , tonotype/tonal type , dipping tones , front/back/creaky/breathy dipping , double circumflex

### **CAO Xiuling , On the co-occurrence of *shuo* ( 说 ) / *shi* ( 是 ) with correlative words**

*Shuo* and *shi* , being speech and judgment verbs respectively , can be used to follow some clausal conjunctions ( CC for short; e. g. *suiran* ( 虽然 although ) , *suoyi* ( 所以 therefore ) , etc.) in modern Chinese. The two affixed verbs can often be used alternatively or simultaneously , so their co-occurrence with CCs should not be discussed separately. Besides their commonalities , the paper also illustrat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in respect of their impact on the function of the CCs. Also discussed is the causes of the contrast and neutralization of the two affixes.

**Key words:** conjunction , affixation , modality , conceptual domains

### **ZHOU Ren, “N de V” construction is “N de N”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is paper , there are no syntactic and semantic evidence 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 argument that *de* ( 的 ) is the head of the “N de V”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syntagmatic relation in some specific grammatical positions , such as subject and predicate , it proposes that the syntactic feature of nouns is “[ +N , -V ]” while the syntactic feature of verbs is “[ +N , +V ]”. That means the “N de V” construction could also be considered as the “N de N” construction. If we agree with Shen’s ( 2009 ) idea that the verb is a subcategory of the noun in Mandarin , then “whether to be modified by *bu* ( 不 )” could not serve as a criterion to differentiate the nouns from the verbs , because the strategic change of the word classification results in the change of criteria. So It could fail to prove that *chuban* ( 出版 ) in *zheben shu de chuban* ( 这本书的出版 ) is not a noun by giving the apostrophic example \* *zheben shu de bu chuban* ( \* 这本书的不出版 ) .

**Key words** “N de V” construction , word classes , head

### **IDA Maki , The conditional marker *ge* ( 嘅 ) in Cantones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antonese structural particle *ge* could help to form conditionals , and the function extension mechanism is investigated synchronically. A reanalysis happens when the generic sentence “X *ge* Y” with the nominal structure “X *ge*” ( X is predicate ) as the subject is interpreted as a conditional , and the nominal marker *ge* is thus analyzed as a conditional marker. It is further shown that the cause of the reanalysis is the semantic similarity between generic sentences and conditionals , which means that the generic sentence “X *ge* Y” tends to be interpreted as conditionals.

**Key words:** conditionals , Cantonese , reanalysis , generic sentences

### **WANG Shuangcheng , The pattern of the adpositions in the Xi’ning dialect**

Adpositions vary in quantity and pattern among Chinese dialects. In the Xi’ning dialect the postpositions are of a greater number , more active and frequently used than the prepositions , in that the former assumes a considerable variety of semantic roles such as accusative , instrumental , commitative , locative , temporal , conditional , to name just a few , which otherwise are at least partly undertaken by prepositions or circumpositions in other Chinese dialects. It is claimed in this paper that some postpositions in this dialect have been borrowed from the Tibetan and Altaic languages , while the others have evolved from within Chinese under the structural influences of the adjacent SOV languages. The paper also argues that the robustness of postposition correlates well with other typological features in this dialect , and it is accounted for by its frequent contact with the surrounding SOV languages.

**Key words:** Xi’ning dialect , prepositions , postpositions , language contact